

●曲坛逸事

# 「小蘑菇」最敬佩的艺人

孙福海

“小蘑菇”(常宝堃)1922年生于张家口,4岁起随父常连安“撂地”。5岁开始变小魔术和说相声,后成为著名的全国相声表演艺术大师。观众热爱他,因为他不仅艺术精湛,而且具有爱国情怀和铮铮铁骨。新中国成立前,他因在台上针砭时弊而三次被捕。他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哪位艺人对他影响最大?他最敬佩谁呢?

“小蘑菇”随父在张家口“撂地”期间已有了一定的影响,走进园子至七八岁时,从北京来了一位叫肇希贤(赵佩茹之父)的艺人,此人是八旗子弟,在断了“皇粮”之后走江湖谋生,并改姓赵。常连安与其相遇,视为知己,赵希贤又同时引荐从北京来的变戏法的三人,五人结拜为把兄弟,年龄由大到小依次为辛文利、赵希贤、焦少海、常连安、陈荣启。后来业内许多人称常连安为“四爷”,就是这么来的。“小蘑菇”称陈荣启“五爹”,“五爹”使学艺的“小蘑菇”受益匪浅。

陈荣启9岁学京剧,因嗓子“不宽”改学相声,拜范瑞亭为师。新中国成立前,相声艺人表演的节目有不少是“荤活”,即“黄段子”,即便使“正活”,偶尔也会夹有一些“臭包袱儿”。有时,艺人在捧逗过程中还要拿对方的长辈找乐子、讲段子,业内对台上使这种“包袱儿”叫“伦理喂”。陈荣启洁身自好,坚持不演“荤活”,同时,他“逗喂”时绝不占“捧喂”的(伦理)便宜。他当初是敬仰“穷爷”(即“穷不怕”朱少文)才说的相声。朱少文是相声界的“祖师爷”,他表演的所有节目从来没有“脏口儿”,节目内容称得上是雅俗共赏,所以,他周围的艺人都很尊敬地称他为“穷爷”,一个说相声

的能被人称“爷”,足见其威信之高。

在旧社会,“撂地”或上园子表演的艺人是轮流“捧”“逗”,没有固定搭档。而且“逗喂”的演什么,在台上要根据观众的情绪临时决定,即“把点开活”。一次,陈荣启等人在张家口“怡和市场”内说相声,他是“捧喂”的。“逗喂”的在台上使了一段《牛头轿》。下场后陈荣启就急了:“你们骂人和挨骂都那么自然,就不嫌难受吗?说相声的上骂三辈儿,下骂五辈儿,连地下的祖宗也不能安静地歇着,难道就是为混口饭吃吗?(要是再这样)我不干啦!”这以后,他一怒之下“饿着肚子”改学评书并最终成为名家,此事在“小蘑菇”幼小的心灵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当时陈荣启能坚持不演“荤活”,同时,他“逗喂”时绝不占“捧喂”的(伦理)便宜,钱都放弃不赚了。

陈荣启也喜欢“小蘑菇”,推荐他拜张寿臣为师。“小蘑菇”逢人便讲,我最佩服的就是“五爹”。

相声艺人平常离不开“砸挂”,下篇咱讲众人拿杨少华“砸挂”之趣。

## 肖像画师宋竹轩

简 斋

晚清至民国年间,天津有一位肖像画师宋竹轩先生,青镇人,寓居天津城内旧中营西,邵家大门前。他的画像技艺传神、逼真,民间口碑甚佳。乡贤陈哲甫先生曾请他为病重的母亲俞太夫人画像,并评价:“描写慈容丝毫不差,睹者无不惊绝。”俞太夫人去世后,陈哲甫便将画像缩小拍照,借以存真、存念。

1929年,63岁的陈

的尺寸、润格及交件期限。6月9日,张元济开始请人联系李氏,“属李浚泉画美女两幅……大张者画两人,妆饰神情须与南方相合,布景亦宜雅致,不可过于简单。落款切忌匠气,字太不佳,最好不写”。半月之后,6月26日,张元济再请李氏作画,“再画美人单身,‘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张,补景须合法。先寄来草稿一看”。不足一个月之后,7月18日,张元济第三次请李氏献艺:“托津馆再属李浚泉,再画单半身美人一幅,补景用‘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接二连三地索求墨迹,可见张元济对于李浚泉的作品甚为满意,李浚泉的作品也很可能经由商务印书馆制作成月份牌年画出售。以前的月份牌年画研究中,像张元济与李浚泉这样的沪津合作模式,鲜有提及。这也为研究天津书画界和月份牌年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燕京大学回迁北平,张琴南身兼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和天津《大公报》总编辑两职,他风尘仆仆往返于平、津两地,经常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上夜班,主持编务,撰写社论,并定期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授课,每周一次,编务与教学两不误。学校和报馆都满意,一时传为佳话。



## 手榴弹炸茅房

田恒玉

手榴弹,是以爆炸力来杀伤敌人的武器;厕所,以前天津人叫茅房。解放前,天津的流氓恶霸欺压良善,为

非作歹。老百姓对之非常愤恨,于是编出这条歇后语来讽刺和调侃他们:手榴弹炸茅房——激起民愤(粪)。

时河流退缩、流路壅塞且支流离散。这是河流体系对冰期和间冰期气候变化的周期性响应。

前已述及,可信的北流流路仅限于3000年以来。有一点可以肯定,黄河不大可能凑巧到恰好是3000年前时才从入黄海转成从渤海湾入海的。那么,7000年前海侵达到最大边界与3000年前史书上的黄河北流之间这4000年间、甚至更早一些的黄河,是如何在津冀鲁沿海平原上流动的呢?河流的入海口又是如何随着贝壳堤岸线向东迁移的呢?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中心)



天津的河与海小考之一

事处”正是在朱家宝的倡议下建立的。朱氏还于1915年6月亲笔题写“社会教育办事处”匾额,此匾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李浚泉乃河北南皮人,1941年《南皮县志》有其小传:“李浚泉,幼喜绘事,毕业于天津实习工场画科。精西法画像,北平国货展览

# 李浚泉画像馆

方博

会得一等奖章。”这里说到的“国货展览会”指的是北洋政府于1915年在北京(京师)农商部商品陈列所举办的国货展览会。1915年10月16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国货展览会参观记》,就提及了李浚泉的作品:“楼上陈美女画二幅,为天津李浚泉手笔,均系时装。一案头置《石头记》,情思默默;

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记载,燕京大学毕业的杨刚、朱启平,曾任天津《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记者);黎秀石、马廷栋任天津《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记者);萧乾曾任天津《大公报》社评委员兼星期论文撰稿人和驻英国特派员(记者);赵恩元曾长期担任《大公报》天津版编辑主任。

的蒋荫恩,成为在成都复校后的燕京大学的新闻系主任。经与校方洽商,该系亦更倾向于聘任有在《大公报》任职经历的知名新闻人士到系里任教。当时,他们聘任曾在天津、上海《大公报》任编辑主任的著名报人张琴南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后改任教授);曾任天津《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应聘以客座教授身份在该系讲学;燕京大学还聘任曾是天津《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为新闻系特约教授。

另外,天津《大公报》聘用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比较多。这些受聘者多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也有少数受聘者毕业于该校西语系。据《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四辑)》(北京

确时间上限,距今约3000年。在这之前这些河道时空分布情况,史书上并无确证。本文试从两种古海岸线(海侵最大边界和贝壳堤)及潟湖(位于陆地边缘、经常被潮水淹没的积水洼地,它被障壁岛型贝壳堤岸线与海分隔)地貌的角度,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作进一步补充。

黄河流经晋陕峡谷冲出三门峡的时间,有多种推断。有人给出的最早时间是160万年前。出山后,由于东侧泰山的阻挡,或北流经渤海湾入渤海,或南流入黄海。当从渤海湾入海时,即以豫东北地区为顶点向东、向北扇面撒开,恣意摆动,注入渤海湾。

在寒冷冰期时代,海面下降,河道延伸到上千公里之外的、裸露的大陆架上。相反,间冰期温暖时期,海面回升,河流后退。更早的不论,即以晚更新世距今64万年里的9次温暖的高海面时期为例,高水位的壅塞,导致之前冰期低海面时延伸很远(最长达1500km以外的大陆架边缘)的河流后退,甚至造成固定流路和河流体系的解体。发育于41万年、32.5万年和12.7万年前的3次高海面,与约7000年前海侵达到最大边界时的海面高度相同甚至略高。在这4个时间节点之后,古黄河(以及古海河等)河流格局均曾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早先低海面时的长流路、河床下切、河道固定及水系稳定转变到高海面

## 燕京大学与天津《大公报》

王宗征

民国年间,处于北平(今北京)的燕京大学和1942年秋天迁往抗战大后方四川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以及抗战胜利后回迁北平的燕京大学,都与天津《大公报》有着较深的联系和缘分。

1924年,北平燕京大学创建新闻系(最初称报学系)。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源,这个系在国内均属一流。创建之初,该系教师多为外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到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该系教师多聘任国内新闻界知名人士,且以曾在天津《大公报》任职的新闻人士居多,曾任天津《益世报》经理兼总编辑的刘豁轩做过该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后,先后在《大公报》津馆、沪馆、港馆、桂馆任编辑主任经历

## 黄河北流

王 宏

自去年秋冬以来,接连播出的《海河》、《黄河》和《天下黄河》等电视系列片,向观众展示了这两条北方大河的壮丽、中华民族的底蕴和电视人的才华。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1982年指出,夏朝和商朝时期的河道和海岸线的准确位置难以推断,即便公元前1100-770年的西周时期,河道和海岸线的分布,也只能据后世记载酌情标示。这一表述证实,据史书考证出的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三条古黄河北流干道的准